



海的記憶與地景

蔡素芬 《海邊》

陳瑤玲 ◎ 文字工作者



海邊

蔡素芬著 / 九歌

10109/253 頁 / 21 公分

28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574448371/857

❁ 前言

蔡素芬，淡江中文系畢業，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雙語言文化研究所進修。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《鹽田兒女》、《橄欖樹》、《姐妹書》、《燭光盛宴》，短篇小說集《台北車站》，編有《九十四年小說選》、《臺灣文學30年菁英選：小說30家》及譯作數本。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、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推薦獎、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、中興文藝獎章、金鼎獎等多項文學獎項（封面文字介紹）。

《海邊》是蔡素芬近期出版的書，它是一本多篇連組而成的小說集，既可合成為長篇小說，亦可獨立成為單章，敘事都與「海」這個主題相連貫。

《海邊》全文分為三大部分，第一部分由〈海邊的婚禮〉、〈河岸餐廳〉、〈無浪的語言〉、〈潮聲〉、〈漁夫〉等五篇短篇小說組成；第二部分由〈檳榔西施與畫家〉、〈海岸風情畫〉、〈大樹下〉、〈樹邊的屋子〉、〈水草間〉、〈背海〉等六篇組成；第三部分只有〈風行海邊〉一篇文字，是以大自然的「風」為主角，擬人法的修辭技巧，刻畫風特有的行徑與思想。

蔡素芬《海邊》是一本書寫高雄海邊鄉間市井黎民的故事，也描寫民間習俗信仰，甚且反映資本主義入侵下的城市空間與社會問題。以寫實與現代主義的形式，兼融入魔幻等當代技巧以及後現代反思精神，構築出多元繁複的文本空間。

❁ 在家、離家與回家

家是地方的典範，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。比起任何其他地方，家更被視為意義中心及關照場域。西蒙（David Seamon）也主張，家是休息的私密地方，我們可以從外界的繁忙紛擾退回到家中，對於這個有限空間裡發生的事情，有某種程度的掌握。家是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。就此意義而言，家通常充當地方的一種隱喻。（注1）

然而，家並不總是個令人愉悅的地方，有時也成為沈悶、無趣、壓迫的地方。

在蔡素芬《海邊》中，鄉土的古意樸拙與城市的繁華喧囂，共同捕捉住／支撐了／行駛於逝去的時空記憶，刻畫出濃濃的地方性。無浪是書中的開場人物，即使他只有短暫生命與所佔的有限篇幅，然而全書由他與太太的故事為開端，而聯繫出家族之間綿密不斷的親情網絡，有留守海邊小村的母親、哥哥、妹妹等。另外，鎮上的檳榔西施、檳榔西施的畫家朋友、畫家的父親、鎮上的醫生、醫生的青梅竹馬，也是本書著力刻畫的人物。

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課題，有人掙扎著從海邊離開，有人周折後返回海邊。看似沒有交集卻又息息相關，圓環般的命運物語，編織出宛如浮世繪般的現代寓言」（封面文字）。書中描述三次逃兵的無浪，足足當了六年兵才退伍。「這個有風有浪的地方不屬於他，他從來不想在一個地方停下來，包括軍營」（頁11）。無浪想要逃離海邊的討海生涯，於是離家改行當廚師：「無浪不要受拘束，這個海村太小太偏遠，無浪要去更大的世界，看五光十色流離的人生」（頁14）。然而逃與返無非一體兩面的慾望，家鄉，往往是召喚人生重要過渡儀式的場域／空間，因此無浪母親為無浪選擇的婚禮場地，就是家鄉的海邊：

正是面海的方向，海風拂過來打在臉上，海的氣味流過去，堤岸長長的影子在月光下延長到海防處，岸下的車道和步道有幾棵樹影，蚵棚靜靜佇立

岸的另一邊。這是無浪剛才所見的景象，是無浪婚前所見的海村，她要把筵席辦在堤岸邊，沒有比那岸邊更好的地點了，一邊是村子一邊是海，那是無浪小時候爬上爬下的地方，她要無浪轉變人生的關鍵時刻也在這岸邊留下紀錄。（頁14-15）

文中的「她」是無浪的母親，無浪是「她」的「尾子」，也是「神明給他最多操練的兒子」（頁10），環繞著無浪的家族史裡瑣碎片段的人物紀事，全都與海有關。無浪的哥哥順風，在出外打拚，嘗試過其他的生活方式（當過廢鐵場的工人、生意人），之後又回到海邊生活。順風「知道自己屬於海，他在海村有照顧家人的責任，弟弟在城裡工作，浪人般的性格，不可能回到海村，他身為長兄，在父母身邊聆聽海浪的聲音最久，這個聆聽將持續，成為生命裡永恆的聲音」，「海不是他生活的全部，但是生活所依賴的，在他出海的時候，望著海面思考生活的答案，有時有解答，有時不需解答，一天便可以過去了」（頁117）。

家是一連串有自己的記憶、想像與夢想的地方，塑造了人們繼續思索更寬廣宇宙的方式。檳榔西施慧仔的離家，出外求學，呈現著反抗、自由、冒險、想像未來、追求自我等的價值觀。慧仔與青年畫家力新邂逅，「海」成為力新眼中慧仔的身影；爾後，慧仔大學畢業返家，為了尋找海浪的記憶／模樣而作畫，凸顯了慧仔情感的收束與接納。面對傾心於自己的力新的死，慧仔價值觀的成熟與轉變，在與力新父親肉體結合的剎那，



有著矛盾、弔詭與不確定性。先前對青年畫家情感的拘謹與壓抑，似有若無的情愫，在力新死後，全盤傾瀉於與畫家有著相似面貌，而又成熟穩重的中年父親身上，靈與肉，儼然有著慾望的妥協、替代與難以割捨的繁複交織情懷。蔡素芬《海邊》文本中，平衡了在家、離家與回家的對立價值觀，並努力把所有相反的思考方式都囊括進來。

❁ 海的記憶與地景

蔡素芬《海邊》是一本以高雄海邊小村為背景的小說，全書以海為基調，構築出與海相聯繫屬的人、事、物、景。海是村民的依靠，春夏秋冬，朝煙暮嵐，夜晚漁星點點，「海」成為村民的集體記憶與獨特地景。

無浪的哥哥順風與海為伍的生活，自然幻化出許多內在的生命體驗：「海讓他自在而開闊，雖然出海追蹤魚群的行蹤，經受風吹日曬驅使他外表衰老，但他面對海時才看到自己，海上的浪花是他一朵一朵的心思，迴向大海詢問生活的答案」（頁115）。「他在海上最常做的事是望著船尾翻飛的浪花，聽著呼嘯的風帶來的寧靜感，海風削過臉頰，撩起衣角，他的青春伴隨浪花成為遼闊海上的一朵泡沫，化為蒸汽消失在陽光閃耀的空中」（頁113）。

無浪的妹妹鶯子，是一個發瘋的可憐女子。當她與兒時同伴美麗走在海岸邊時，美麗希望喚起她過去所有的記憶。在鶯子迷離恍惚中，「美麗拉著她在岸邊的石磚上坐下來，替她拉好帽子遮住前額，海風聲很近，這裡離海應很近，抬眼望去，陽光反射，白

茫茫一片，海是聲音，海不是前面這片看不清楚的東西，她仍舊眨眨眼睛，她記得伸手撈魚，水從指尖滑過的柔軟清涼感，她記得少女時和美麗坐在這裡，一顆火球懸在海面上，變成黃色沒到海裡，這是海沒錯，火球垂下來染紅海域，一條紅一條橙的浪影浮晃」（頁107）。

誠如艾斯柯巴（Arturo Escobar）的主張，「地方以特殊的構造聚集了事物、思想和記憶。在這種意義下，地方變成了事件，而不是根植於真實性觀念的穩固存有論事物。做為事件的地方，特徵是開放和改變」。（注2）大海是鶯仔與美麗的記憶空間，由視覺、觸覺、聽覺等建構而成，它的開放更是村民們生產／維生的場域：「海域其實是一片廣大的潟湖。圍繞在村子遠道的海域上的數塊沙洲，地勢隴起，漲潮時分，海水湧入沙洲內圍，帶來大量魚蝦，退潮時分，海水退去，魚蝦留在沙洲圍繞的大湖裡，村裡的漁船在那退潮時分紛紛划出水道，撒網捕魚，無論是漁筏或小船，皆有斬獲。近海船則在漲潮時分出潟湖，捕撈沿岸附近漁產，在海上待一兩天，再到城裡漁市卸貨換取現金，那時，漁夫只有辛勞，才有實質的代價，在浪裡搏鬥那一兩天，全為了停靠碼頭上岸傾出魚貨的那刻」（頁112-113）。海是村人的生活舞臺，更是經濟生活的來源。

無浪的母親在無浪婚宴上使用的高檔食材，充分細緻描繪了與海有關的飲食文化的在地化與地方感：

比如這送上來的第四道清蒸石斑肥美厚實又碩大，這是家鄉海域的產品，

還有紅得剔透的明蝦臥躺在粉絲上，米糕如沙灘般的承托著堅實的紅蟳，肥碩的牡蠣炸成一球一球的小橄欖，這些都是家鄉的聖品，最上等的鮮度，髮絲菜勾纏難分難捨的魚羹湯味勝燕窩，蹄膀封肉入口即化，師傅在他的料理檯上大展廚藝，賓客嘴裡流露的涎液，是今晚最醇醉的飲品，她看到他們對美食的享樂，就好像她駕起一片雲浮游海上，掌握放眼之間的大海領域。(頁 28)

「特定的地方構造了互動，而且維持了特殊的地域文化」，「這些文化鑲嵌於特定地方與時間中」(注 3) 高雄海邊的物產與物質地景，造就了當地人與自然的關係，組合了其中的社會網絡。

結語

蔡素芬的小說向來關注環境變遷對人物生命內容的影響，有意的紀錄社會變動下，人們生活面貌和內在情感的流動。她以不重複技法的寫作方式，依題材內容設立形式，每部作品皆具獨特性(封面文字)。

蔡素芬《海邊》的文字濃淡有序，造境感情含蓄節制，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探索，

筆觸深刻細膩、生動。以短篇的形式，呈現長篇的故事線。文本中的故事，不只講家的安全，也討論了離家後愉快的自由，二元的結構論，在這裡有了辯證與平衡的空間，每一個人物，對家的離棄、渴求與回歸，似乎有了啓蒙與成長的意義。

文化是在一個特定時空下的不同論述的掠影，一張暫時將「變動中的意義」(meaning-in-motion) 固定下來的地圖。(注 4) 在此意義下，蔡素芬《海邊》大量地方細節、遺跡與記憶交疊的論述中，提供我們去思考社會、文化與自然／環境網絡中相依相生的意義。

注釋

1. Tim Cresswell 著，徐苔玲、王志弘譯，《地方：記憶、想向與認同》(臺北市：群學，2006 年)，頁 42。
2. 同上，頁 68。
3. Mike Crang 著，王志弘、余佳玲、方淑惠譯，《文化地理學》(臺北市：巨流，2006 年 9 月)，頁 190。
4. Chris Barker 著，羅世宏主譯，《文化研究：理論與實踐》(臺北市：五南，2011 年 12 月，二版二刷)，頁 124。